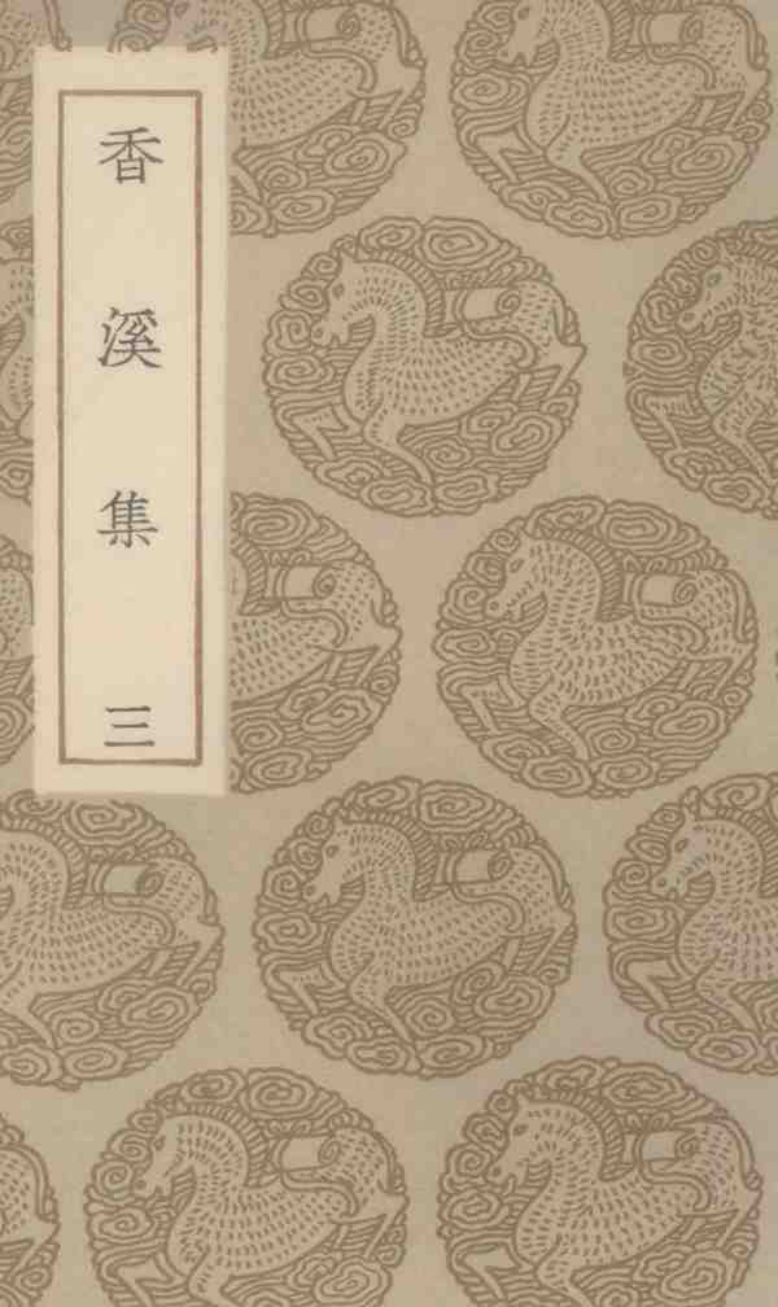


香
溪
集
三





香 溪 集
(二)

范 浚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溪 香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范

浚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 書 館

審

香溪集卷十四

進策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封建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闢諸盛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亂常干紀略無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覈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爲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勝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鑒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白重耳撫封疆大威憺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覲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武俊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大不能當唐之十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

師夫以威文之強而臣於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於盛唐是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於栢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微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邢博魏衛相礪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況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爲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馭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使各自爲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尙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

知所爲。當饋輿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臥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爲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頡頏而不爲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遽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爲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黥布歸漢。高祖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筭也。臣聞太宗時。常命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有愆負。無或矜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信者。真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郡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

脆穀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況賞獨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馭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确而公孫昆邪。慮其自負。賈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斬。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顧惜。韓昭侯使人藏敝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嚔一笑。嚔有爲嚔。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敝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爲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顧惜者。竊以爲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稽覈。或虛張首功。或增叙勳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絕骨。先登陷陣。搃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

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筭數。未必皆殊勳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無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霑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冒祿者。抵掌憤吒。爲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景爲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舉謂之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傳燮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虛授。有不當靳而顧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忘忠。惓惓爲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瑣屑之常談。猶當問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輕束帛之賜。以求庶言。以通治道。況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廊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爲可取。一事爲可効。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讜論。使天下聞風增勵。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仕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動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顧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未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卽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侯舊將。投閑置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滅然若土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爲己資。使寇不滅。則己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蛇豕荐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卽芟夷。因使困獸蹢而復起。爲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黃巢於荊門。轉鬪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忌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呂用之說高駢亦云。公勸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安。所稅駕。不如觀釐求福爲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間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無望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爲溫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剋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爲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無虞。時國家已尙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醢之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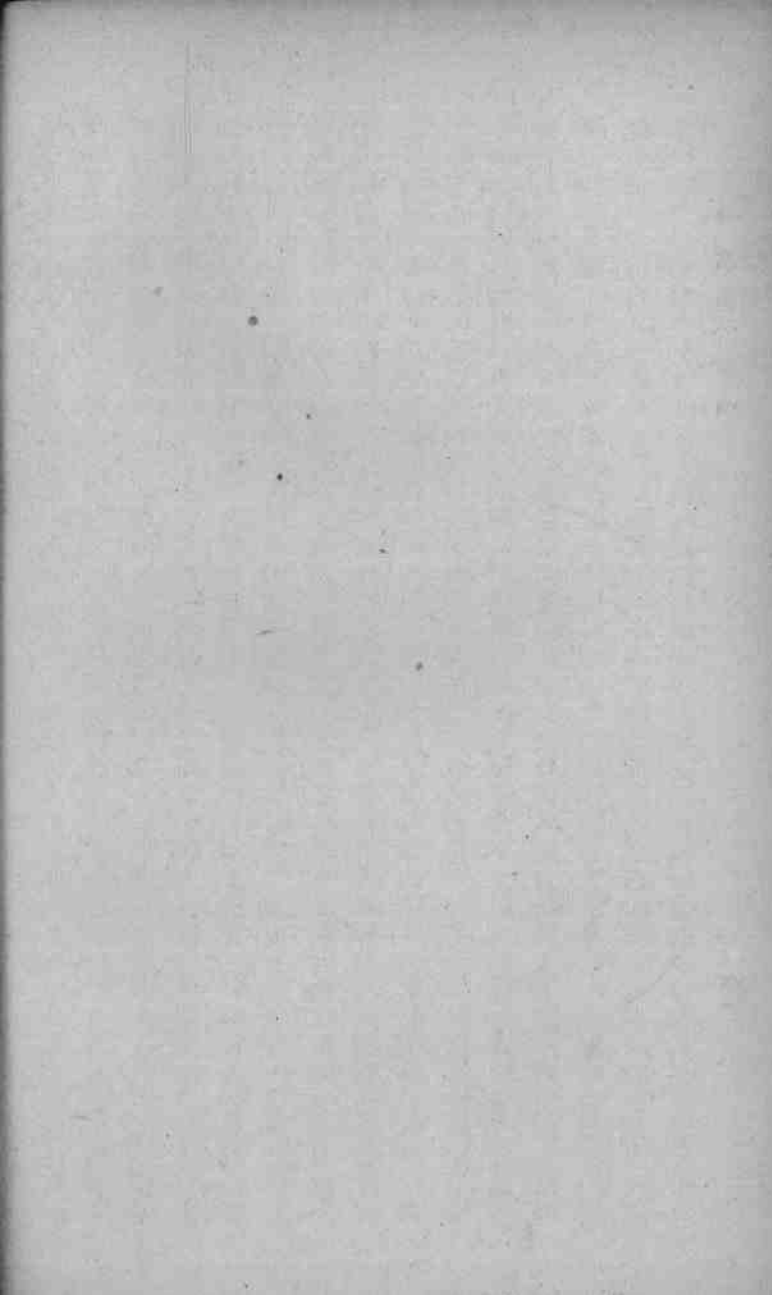
何有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爲戰士累，似未爲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況連營踵其後，兵氣當如何哉？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顏，光顏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率皆去室家而卽行陣也。今下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爲鄂州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亡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戎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戶犀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下瀨，蹈輪鼓

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趨捷伉健。白挺長鑱。操以奮呼。焱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爲勝兵。往歲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爲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鬪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憤。欲釋憾於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祇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祇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噎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縣村帶落。比屋有之。爲渠首者。家於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恠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遽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爲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棄不用。日以滋息。則緣墉宵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

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香溪集卷十五

進策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原闕一百三十五字）以爲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爲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爲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爲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斂之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閒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勳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爲無

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卑辭重幣，奉野心之（原闕九十七字）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荐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赤紵綠綰，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爲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中國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腆，虜人之凌縱，如此其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而今爲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用；欲爲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百鉅萬，又常平儲資，大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所至貫朽，庫府充牣，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槩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旣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賈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

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含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今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資錢以爲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爲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爲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旣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於東南者益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積儲。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爲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

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食貨有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豪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爲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糴。必以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躍。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糴費。以爲當歲糴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斂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困廩。挾所蓄以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